



世界军事前沿问题研究

海基能力

——美国重新找回的“核心支柱”

温柏华 易亮 沈松 陈传明 编译

范虎巍 校审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世界军事前沿问题研究

海基能力

——美军重新找回的“核心支柱”

（美军海基能力研究之一）

温柏华 易亮 沈松 陈传明 编译

范虎巍 校审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军事前沿问题研究 / 耿卫, 马增军, 李健主编.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610-7290-5

I. ①世… II. ①耿… ②马… ③李… III. ①军事 - 研究 - 世界 IV. ①E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5322 号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锦州兴达印务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787mm × 1092mm

印 张: 25.25

字 数: 35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马增军

封面设计: 丁金秋

书 号: ISBN 978-7-5610-7290-5

定 价: 142.00 元

联系电话: 024 - 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 - 86830665

网 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世界军事前沿问题研究系列丛书

总 策 划：卜海兵 于代军 郭慧志

丛 书 主 编：耿 卫 马增军 李 健

丛书副主编：范虎巍 孟凡松 沈 松 王兆勇

唐德合 张丛凯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京英 王 凯 王险峰 王 昌

尤江东 田红梅 孙德建 孙德强

李叶霞 朱自强 张世英 李随意

孙振武 齐 倩 陈大武 吴 华

沈 斌 果 青 周湘蓉 闻年喜

赵建新 郭建星 贾晓斌 夏绍模

徐宇茹 蔡彤霞 裴凌波

审 定：汤 奇 刘春林 温柏华 耿 卫

《世界军事前沿问题研究丛书》总序

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为帮助广大防务研究者全面了解世界军事现状及前沿发展趋势，我们特精选了国外一批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和参考价值的防务报告及学术论文，由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耿卫研究馆员、马增军副研究馆员及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所长李健担任主编，并由军内和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内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和军事素养的青年专家和学者组成编委进行编译、整理，汇编成《世界军事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此丛书涉及世界上主要军事强国军队的计划规划、报告文件、战略思想、作战思想、军事技术、编制体制、装备研制等领域。由于在一些外军报告及学术论文中也反映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逻辑思维，并存在一些敌视我国的言论，我们在编译过程中尽可能保持原样翻译，一是为尊重报告及学术论文的完整性，二是可让中国读者批判性地阅读外军作者的真实观点。对此，读者不必在意原作者的观点，重在借鉴外军的建设经验与战略思维，为我所用。

《世界军事前沿问题研究丛书》在筹划与编译过程中得到了军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帮助与指导，在此我们献上诚挚的谢意。

2013年6月10日

现在拥有制海权的美国海军,可以在过去的基础上,扩大发展世界海洋范围内具有基地特征的军事力量,努力地扩大发展原先起源于二战的“浮动基地”系统……应用于登陆作战的海军力量肯定要和原先为争夺制海权的海军完全不同。新海军的基本武器是用于投送海军力量登陆作战的。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舰载航空兵是基于海上的航空兵;舰队陆战队是基于海上的地面部队;舰队的枪炮和导弹是基于海上的炮兵部队。

——塞缪尔·亨廷顿,1954 年。

序

正如众多美军专家所说,“海上基地(Seabase)”或“海基能力(Seabasing)”并不是一个新词或新生事物。自有人类有战争以来,基于海上支持包括陆地作战、两栖作战、海上机动等在内的军事行动,“海上基地/海基能力”就作为一种支持作战的方式而始终存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跳岛作战”中凸现出来的海上后勤,到21世纪初的“持久自由”行动中的前沿部署,远离本土从海上直接提供作战保障,甚至直接融入作战行动,“海上基地/海基能力”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美军全球战略的日益系统化、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战场环境发生的本质上的变化,以及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从“下意识”的基于海上的后勤保障,到“主动”的联合集成,使得“海上基地”这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平台概念向“海基能力”这一实施全球战略之有效途径的联合能力概念演变。

可以说,在《海军学院报》1991年4月刊一篇名为“一路向前”^①的文章发表之前,人们对“海上基地/海基能力”的概念还停留在为消除传统两栖登陆作战中的“铁山”而进行的海基后勤保障上;而在“一路向前”发表之后,引发了美军就“海上基地/海基能力”的概念内涵以及其是否能发挥切实可行的作用所进行的长达22年的辩论。尽管各军种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海上基地/海基能力”的理解各有不同,相互争吵、攻击也时有发生。但,所谓理

^① H. Lawrence Garrett III, Frank B. Kelso II, and A. M. Gray, “The Way Ahead,” U. 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April 1991, pp. 36 - 47.

越辩越明,“海上基地/海基能力”发展至今,在美军各军种内部已逐步统一了认识,从原有的“海上基地”物理平台概念逐步聚焦升华为“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冷战结束之前:初步认识阶段

美国海军陆战队 J. W. 哈蒙德中校早在 1971 年《陆战队公报》上发表题为“海上基地:真正的两栖作战”的文章称:“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在滩头建立阵地来实施两栖作战的时候到了。我们可以切断岸基基础设施的脐带,包括海滩、海滩出口、斜坡、机场和港口等,并完全从浮动的基地上行动。海上基地是两栖部队的公共领域。”^①这一观点可以说很具代表性,基本代表了当时人们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冷战结束之间对“海上基地/海基能力”的普遍认识,认为“海上基地/海基能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海上的后勤能力,是一种将部队与装备物资投送上岸的海基后勤保障方式,向岸上部队提供短期或者长期维持服务。在这一阶段,美军在研究与审视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马岛之战中的由海上发起的战役时,充分肯定了其海基后勤在历次战役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比海基后勤具有更大内涵的“海上基地”(sea base)概念逐渐浮出水面,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

二、冷战结束至 2002 年期间:概念培育阶段

前文中提到的 1991 年“一路向前”一文作者在文章中强烈呼吁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应重点关注沿海地区,并提出了“以新的海上部署模式和力量构成来维持支援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国家建设、安全援助、维和、反毒品、反恐、反暴乱以及危机反应所需的前沿存在。”的濒海作战新思维、新框架。这犹如一个导火索,引发了正在重新寻找敌人而进行战略调整的特别是海军陆战队与海军对“海上基地”作战应用的关注。

^① 摘译自美国海军陆战队《陆战队公报》1971 年 8 月刊(总第 18 期),作者 J. W. Hammond,文章原标题为“Seabase: The True Amphibious Operation”。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在广阔的海洋上失去了可以匹敌的舰队,美国海上力量的基本目标已从“实现对海洋的控制”转向“利用对海洋的控制”,加之美国海外基地的减少,这为“海基能力”概念日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在此背景下,美国海军首先进行了“由海向陆”战略思想的探索,1992年发布的《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提出了海军濒海远征作战和联合部队推动的概念;1994年发布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陆》增加了对“力量投送、战略核威慑、战斗可靠前沿存在以及通过海上基地提高灵活性”的强调。对海军而言,似乎已找到了未来海上战略目标,但实现这一全球性海上战略目标的途径却还感觉影影绰绰,尚未找到着力点。

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因着其传统职能,在寻找未来战略目标时自然而然回归了传统——两栖作战。在1996年1月4日,海军陆战队第31任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签发了海军陆战队顶层概念文件《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在探讨“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概念所带来的一些训练和装备收益时,克鲁拉克上将指出,“海基能力(Seabasing)将把海军陆战队员从建设岸上设施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够全身心投入于救援工作中去。由舰艇到目标的机动能力的提高,使我们能够把兵力直接投送到最需要的地区,包括那些远离港口和机场的地点。^①由此,“海基能力”(Seabasing)概念第一次出现在美军的官方文件中。由此拉开了最初由海军陆战队引导的“海基能力”概念专业化探讨研究序幕。

在1997年12月30日发布的《2010年及以后的海上预置部队》报告中,

^① 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Operation Maneuver from the Sea,海军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联合出版,1996年1月4日,第19页。

海上基地(sea base)被定义为海军陆战队未来三大重要能力之一。^①

在1998年6月发布的《海基后勤》报告也对海基能力概念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探讨和分析。^②

1999年7月,海军陆战队第32任司令签发的《海军陆战队21世纪战略》中继续丰富了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的系列概念^③。

在2001年11月发布的《远征战机动》文件中,进一步探讨了海基能力和海基部队的相关性:“海基能力支持多样化的、灵活的力量投送。海基能力将使部队可以直接从舰上投送到深入内陆的目标,对传统的阶段性的两栖作战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海基行动将使海军力量投送的效果最大化,对联合部队指挥官部署和使用海军远征部队有巨大的帮助。海基能力并不只是一系列平台,它是多种平台的网络化……”^④

因为海基能力与海军陆战队的关系最为紧密,是海军陆战队实现未来“远征机动战”中“舰到目标作战机动”战术的核心赋能因素,因而海军陆战队既是海基能力思想的始作俑者,也是最积极的鼓吹和推动者。

从1996年到2002年,美国陆军未来概念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使用大型飞机部署和支援陆军部队。这就要求美国陆军花费巨额资金来购置飞机,这迫使陆军转而寻求通过海运方式来部署和支援陆军的行动。这就为

① 海军陆战队司令部:Maritime Prepositioning Force 2010 and Beyond,海军部出版,1997年12月30日。见<http://www.fas.org/man/dod-101/sys/ship/docs/mpf-2010.htm>。该文件还特别指出:2010年及以后的海上预置部队和非战争军事行动可能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当传染病对于友军部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或者当事国并不希望美国有大规模军力存在的环境中,海基的医疗支援设施和宿舍可能显得特别重要。此外,舰船装载着大量的物资和装备预置在海上,在战争以外多种类型的军事行动中都非常有用。食品、医疗物资、动土装备、通信器材、车辆以及水净化装置在许多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灾害救援行动中就非常有用。

② 海军陆战队司令部:Sea-Based Logistics,海军部出版,1998年6月,见<http://www.fas.org/man/dod-101/sys/ship/docs/sbl.htm>。

③ Jones, Gen James L., USMC, Marine Corps Strategy 21,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3 November 2000), p. 4.

④ Jones, Gen James L., USMC, Expeditionary Maneuver Warfare,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10 November 2001), p. 4.

日后陆军也开始积极参与海基能力概念打下了伏笔。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冷战结束后 1991 年至 2002 年这一阶段,随美军战略的调整,在寻找新的战略目标之际,各军种不约而同将注意力集中于海上,以及为实现由海向陆的“途径”而聚焦于“海上基地”。而新的战略目标、新的国际环境,以及在信息技术革命催生的军事技术革命(RMA)的直接影响下,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赋予原有“海上基地”以新的内涵,以此“海基能力”(Seabasing)概念正式出现在人们面前。

三、“9.11”事件至 2004 年期间:概念混乱阶段

自 2001 年 9 月 11 号以来,美军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全球反恐。正如在 1991 年至 2002 年这一阶段为海基能力提供了发展的沃土一样,随美国以全球反恐为首要目标的新外交政策的进行,海基能力暂时被搁置一边。但并非废止。作为一个大概念,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始终都在为这个概念的成熟与发展不断努力。为此,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设置了海基能力集成部(GS-15),专门负责海基能力发展相关事宜;美海军作战部能力与资源集成部(N8)下属的远征作战部(N85)专门设置了海基能力集成分部(N85V),具体负责 21 世纪海上力量中的海基能力相关事务,负责海基能力的作战概念、能力等的开发,以及改善发展线路图,评估海基能力平台的组成系统,参与海上基地项目的需求与发展过程;而陆军则由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例司令部下属的陆军能力集成中心具体负责相关概念的研究。

但是由于各军种与各研究机构已使用许多不同的方法为“海上基地/海基能力”进行定义,并将“海基能力”与“海上基地”概念混为一谈。由于各军种对海基能力定义的不统一,造成了人们对海基能力定义的困惑。而与此同时,前任国防部部长多纳尔·拉姆斯菲尔德不切合实际的“10-30-30”计划,使本就不清晰的海基能力概念更加混乱。正如长期支持海基能力的海军退役上校萨姆·唐格瑞迪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人们以各种相互冲突的

方式定义海基能力。”^①

在此期间,各军种、智库以及一些独立的防务专家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抱着不同的认知,撰写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文与军种文件,并使用许多不同的方法为“海上基地”和“海基能力”进行定义、诠释。在用词上从原始的“sea base”逐渐衍生出“seabasing”、“sea basing”、“Sea - Basing”“Sea Basing”、“Enhanced Networked Sea Basing”、“Joint Seabasing”等多种形式,并且含义各不相同。尽管发展到最后使用频率慢慢集中于“sea base”与“seabasing”两个,但也终将“海上基地(sea base)”与“海基能力(seabasing)”概念混为一谈,且出现两者混用的现象。对于海基能力的矛盾心理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对海外战争的本质更加宽泛和不确定的认知,也反映出美军最高决策者们对未来战争无法准确预测的焦躁心理。军种间的利益之争、预算庞大和海基能力自身概念还存在的先天性缺陷等因素,也是造成海基能力概念混乱的主要原因。

2002年6月,美国海军根据国防部《2001年四年防务审查报告》的要求,出台了《海军转型规划纲要》(naval transformation roadmap)。这个纲要系统论述了建设“21世纪海上力量”(Sea Power 21)的构想,提出了未来美国海上力量实现转型的三个新的基本作战概念——“海上打击”(Sea Strike)、“海上盾牌”(Sea Shield)和“海基能力”(Sea Basing)以及转型的方法。在这个纲要的基础上,2002年10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维恩·克拉克发表了题为“21世纪海上力量——投送决定性的联合能力”的文章,除了进一步阐述上述概念外,提出了海军“总体作战概念”(Global Concept of operations)以及在这个概念下海军未来的兵力结构。^②并将海基能力和海上打击、海上盾牌、部队网并列为未来实现转型的四大核心能力。

^① Sam J. Tangredi, "Seabasing: Concepts, Issues and Recommendations," 2.

^② Admiral Vern Clark, U. S. Navy,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2002 年 10 月,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共同颁发的指导新世纪战略转型的构想——《21 世纪海军力量》(Naval Power 21),以共同推动和倡导海基能力概念。这样既密切了与陆战队的“伙伴关系”,更好地体现联合性,也是海军追求自身利益发展的必然选择。

2003 年 5 月,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发布了《联合作战之海军作战概念》文件,描述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 2020 年之前的近期、中期以及远期将如何在多种类型军事行动中做贡献。^① 将海军陆战队的“远征机动作战”同海军的“21 世纪海上力量”概念结合到一起。

2003 年 8 月,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共同发布了《增强型网络化海基能力》文件,该文件被认为让“海基能力的概念比《联合作战的海军作战概念》深化了一步”。^② 该文件中将增强型网络化海基能力定义为:“根植于一系列海上系统和资产的一体化能力,使海上和岸上所有维度的海军力量投送效应最大化。它对于原来的海上接近和组建、有选择卸载和使用网络化分散部队在海上重构的分阶段海军投送能力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受到了部队网的推动,促进了所有类型军事行动中的联合作战。”实际上,该定义很容易让人觉得海基能力就等于未来海上预置部队,但毕竟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由于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的执着,也引起了国防部高层的注意,经负责采购、技术与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特许,国防科学委员会成立海基能力特别小组,对海基能力展开了一项调查,并于 2003 年 8 月发布名为《海基能力》的调查报告。^③ 报告以《增强型网络化海基能力》作为出发

① Clark, Adm Vern, USN; and Hagee, Gen Michael W., USMC, Naval Operating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Dept. of the Navy, September 2003), p. 1.

② Hanlon, LtGen Edward, Jr., USMC, and Route, RADM R. A., USN, Enhanced Networked Seabasing, (Washington, DC: Dept. of the Navy, 2003), p. 1.

③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SEA BASING, August 2003.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 Washington, D. C. 20301 - 3140.

点,在充分考虑《2010 年及以后的海上预置部队》的基础上,通过从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总结的经验,该报告得出四条主要结论:

海基能力是美国一种关键的未来联合军事能力。海基能力有助于确保美国进入拒绝提供给美国支援设备的地区。

未来对海基能力的需求将远远超过当今的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

海基能力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需要协调式、螺旋式发展的努力,以解决公认的事宜并建立联合海基能力“体系”。

美国应该实际测试海基能力,以解决问题,并研究所有军种的领导技能(强调独创性)。^①

此报告的出台,充分说明海基能力已吸引了美国国防部内部的极大关注,创建致力于发展海基能力的联合机构已是众望所归。该报告可以说是海基能力概念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2003 年 11 月,修订版《海军转型路线图》发布。文件指出“海基能力是一项国家能力,是我们的基础性转型作战概念”,^②尽管文件中并没有对海基能力进行详细描述,但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海基能力作为海军支柱性作战概念的地位。

在此阶段,尽管美军上下的注意力均集中于伊拉克与阿富汗。但,特别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深知自身未来战略使命,并未在此“混乱阶段”放弃对海基能力的探索。特别是在 2004 年 7 月,国防部联合资源监督委员会(JROC)决定将海基能力直接踢出采办计划之后,更坚定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规划者们开始一起推进海基能力的决心。

① Defense Science Task Force on Sea Basing,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ugust 2003), p. xi.

② England, Secretary of the Navy Gordon R.; Clark, Adm Vern, USN; and Hagee, Gen Michael W., USMC, Naval Transformation Roadmap 2003; Assured Access & Power Projection... From the Sea, (Washington, DC: Dept. of the Navy, 2003), p. 2.

四、2005 年至 2010 年期间：概念形成阶段

海基能力的支持者认为,随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海基能力概念将使对战场上部队的支援和运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大规模联合部队的赋能器。

2005 年 3 月,美国发布的《国防战略》中强调的 8 种关键作战能力几乎都与海基能力有关联,特别是“在遥远的反介入环境中投送和维持部队能力”。^① 2005 年版《国防战略》还提出了通过主要作战基地体系、前沿作战地点、合作安全站点以及联合海基能力来改善美军海外部队态势的必要性,并指出联合海基能力为海外军事态势的转型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在此背景下,2005 年 8 月 1 日,美军出台了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② 该文件更加详细地分析并阐述适用于 2015 年到 2025 年的相关概念,并首次为海基能力界定了一个通用定义。由此,关于海基能力的概念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使各军种对联合海基能力的定义以及联合海基能力作为一种手段对未来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达成共识。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中对海基能力的定义为:

“海基能力是指从海上快速部署、组建、指挥、投送、重建和重新运用联合战斗力,在联合作战区内不依靠陆上基地为装备精良的联合远征部队提供持续支援、物资供应和兵力保护。这些能力拓展了作战机动手段,确保海上进入与介入。”

2006 年 3 月,以国防战略提供的指南为基础,《海军陆战队应对变化安全环境的作战概念》发布。^③ 该文件阐述了一系列更新的概念。这份文件指出:“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是我们濒海力量投送的概念基础。海基能力提倡的是一种快速接近、运用和维持全球来源部队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为

^① Rumsfeld, Donald H.,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Dept. of Defense, March 1, 2005), pp. 12 - 16.

^② Seabasing Joint Integrating Concept Version 1.0 01 August 2005

^③ Marine Corps Operating Concepts for a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MAR 2006.

总统和联合部队指挥官克服发展变化的安全环境带来的挑战提供更多的政治军事选项。”

2006 年版的《海军作战概念》延续了海军陆战队作战概念的思路,并提出的是海基能力是支持远征性力量投送和预防性安全合作最主要的手段。关于安全合作方面,这份文件还首次提出使用全球舰队兵站来验证海基能力。

2006 年 8 月,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发布了海军海战出版物/海军陆战队作战出版物 NWP3-62M1MCWP 3-31.7《海基能力》^①,终将海基能力概念转变成了条令文件。^② 这份出版物为在多种类型军事行动(从主要作战行动到民事支援)中从一个海基能力实施当前和近期的行动提供了条令指南。该出版物的发布,可以说是海基能力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由此海基能力由概念逐步向具体的作战应用发展。在该出版物中对于海基能力与海上基地的定义直接引用了 2003 年 11 月修订版《海军转型路线图》中的关于海基能力与海上基地的描述:

“海基能力作为一种国家能力为投送、维持海军兵力与联合部队提供首要转型作战行动概念,借助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海上作战行动的独立国部队、分布式与网络化部队的机动作战来保证联合介入。”海基能力包括海上控制、确保介入和兵力投送等传统海军任务,重新重视远征机动战。

“海上基地本身是一个分布式网络化平台的集成体,具有机动性和灵活伸缩性。通过这些平台可以从海上向全球投送进攻和防卫兵力,并且在联合作战区内不依靠陆上基地就能组建、装备、投送、支援和维持部队。”海上基地可灵活伸缩,通过集成全部海军陆战队部队,扩大和缩小规模以完成任

^① Navy Warfare Publication 3-62M/Marine Corps Warfighting Publication 3-31.7, Seabasing,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and Headquarters U. S. Marine Corps, August 2006)

^② 这部分内容详见《美军海基能力研究》译丛之二——《2 海基能力:未来美国海军海上能力的聚合》第 2 章内容。

务要求。集成部队包括远征打击部队(ESF)、航母打击群、远征打击群(ESG)、具有特种作战能力的陆战队远征队(MEU(SOC))、水面打击群(SSG)、两栖部队(AF)、海上预置部队(MPF)、战斗后勤部队(CLF)舰船、陆军海上计划以及跨国部队(MNF)等。

此后,在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发布的一些官方文件中,进一步就海基能力的作战运用阐明了观点。例如,2007年6月,第2版《海军陆战队作战概念》中称,“海基能力将使我们具备从海上的国际水域发起行动的能力,从而可以确保作战机动和进入权利”^①;2007年,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了《21世纪海上力量的合作战略》文件。这一文件充分吸收了两版《海军陆战队作战概念》和2006年版《海军作战概念》的观点,反应了近20年来的海基能力概念发展过程;2009年版《海军作战概念》中认为,海基能力不仅仅是可以用来支持多种类型军事行动,而是它可以为美国提供一种适用于新安全环境的非对称优势。

在随后的日子里,各军种以及防务智库的研究人员纷纷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性文章,以极高的热情多次讨论海基能力概念及其运用。至此,从“海基后勤——海上基地——海基能力”的认知过程基本完成,其概念内涵不断发展、延伸、清晰、完善,逐步形成了共识。海基能力概念混乱局面得以终止,确立了较为权威性的界定。

五、2010年至今:开启新局面

尽管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并没有提到海基能力这一概念,但随着2011年5月1日击毙本·拉登,美军全球反恐战争的结束。美军转而开始进行战略调整,并高调东移。

随着“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兴起,与之紧密相关的“海基能力”概念也将

^① Amos, LtGen James F., USMC, Marine Corps Operating Concepts for a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Second Edition, (Quantico, VA: Marine Corps Combat Development Command, June 2007), pp. 9-10.